

堪与亚当·斯密《国富论》媲美的经典性著作

国富国穷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美】戴维·S. 兰德斯 著

DAVID S. LANDES

新华出版社

国富国穷

【美】戴维·S. 兰德斯 著

门洪华 安增才 董素华 孙春霞 译
程克雄 译校

DAVID S. LANDES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富国穷 / (美) 兰德斯著；门洪华等译 . -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1

ISBN 7-5011-5110-5

I . 国… II . ①兰… ②门… III . ①发展中国家－贫困－研究
②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研究 IV . F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1720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01-2000-4025 号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

Copyright © 1998 by David S. Landes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1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W.Norton & Company, Inc.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专有权属于新华出版社

国富国穷

[美] 戴维·S. 兰德斯 著

门洪华 等译

程克雄 译校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100083)

新华书店 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23.625 印张 插页 2 张 506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一版 2001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5110-5/F·743 定价：39.80 元

引言

穷国为何如此贫穷？富国为何如此富足？
对这个问题尚未有新的解释。

——保罗·萨缪尔森 1976^①

1836年6月，内森·罗斯柴尔德^{*}从伦敦动身，到法兰克福去参加他的儿子莱昂内尔与其表妹夏洛特的婚礼，并与罗氏兄弟讨论自己的子女进入家族企业的事情。内森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了，至少在流动资产上是如此。不消说，只要愿意，他付得起任何钱。

是年内森59岁，略显肥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工作起来风风火火，性格不屈不挠。然而，在离开伦敦时，他正遭受着背部（靠近脊柱底端）炎症的折磨（一位德国医生诊断为疖子，但或许是脓疮）。^②尽管经过了医治，痛处仍然化了脓，并越发疼痛。然而，内森坚持从病床上爬起来参加了教堂里的婚礼。如果他卧病在床，那么婚礼只好在旅馆举行了。内森还忍着疼痛，继续处理商业事务，他的妻子做着记录。同时，著名的特拉弗斯医

* 罗斯柴尔德，亦译罗思希尔德，该家族是欧洲著名银行世家，自19世纪初至今，其势力遍布英、德、法、意、奥等国。内森·罗斯柴尔德（1777—1836）是该家族第二代的一员。——译注

引　　言



生被从伦敦请来，当特拉弗斯表示无法医治时，一位大名鼎鼎的德国外科医生被请来，或许准备开刀清洗创口。一切都是徒劳，病毒的扩散无法抑制。1836年7月28日，内森与世长辞。罗斯希尔德家的信鸽将一个不幸消息带回伦敦：内森去世了。

内森·罗斯柴尔德或许死于葡萄球菌或链球菌感染引起的败血症——习惯称之为血毒症。由于缺乏更详尽的资料，我们不能确知他是死于疖（脓肿）还是死于医生手术刀引起的继发感染。此时，细菌理论尚未问世，人们对消毒的重要性一无所知。没有杀菌剂，更别说抗生素了。这位买得起任何物件的富翁就这样死于一种普普通通的感染。而在今天，随便到哪一个医院，找哪一个医生，甚至到任何一家药店买药，都可以轻松治愈它。

自从内森·罗斯柴尔德的时代以来，医学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然而，更好、更有效的药物——治愈疾病与创伤——只是整个发展进程的一部分而已，更主要的则是由于疾病预防和生活清洁，人们的寿命延长了。水质清洁，污物的迅速处理，加上个人卫生的提高，使一切得以改观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肠胃感染是最大的杀手，它的传染渠道是：污物→手→食物→消化道。只要这种看不见的致命敌人出现，就会时不时地为霍乱弧菌等传染性病菌所推动，致人于死命。公共厕所是最主要的传染途径。由于缺少清洁用纸和可洗内衣，在那里接触污物是极容易的。穿着脏兮兮的毛织品——毛织品难以洗干净——人们不由得搔痒。手上并不洁净，但人们犯的一个大错误是饭前不洗手。而讲卫生正是那些规定沐浴的宗教群体——如犹太人、穆斯林等——发病率和死亡率低的原因。当然，这并不仅仅是他们的优势因素。人们极易被说服相信，如果犹太人死得太少，那是因为他们向基督徒水井里投了毒。

问题的答案并不在人们的宗教信仰或教旨有所改变，而是在于工业上的发明创新。工业革命时期，新技术的主要代表产品是

国富国穷

3

廉价的可洗棉布，随之，从植物油提炼出来的肥皂得以大批量生产。普通民众第一次买得起内衣裤——它由可洗纤维做成，富人常贴身而穿，故又称为“贴身衣裤”。他（她）可以用肥皂洗衣，甚至洗澡。当然，洗澡太多则意味着身体太脏。为什么爱清洁的人沐浴如此之勤？其实，这无伤大雅。人们的卫生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普通民众常常比一个世纪前的国王、王后的生活更清洁卫生。

发病率与死亡率降低的第三个因素是人们的营养更好。这源于食品供应的增加，更源于交通的便捷，迅速。地方供应匮乏引起的饥饿现象变得少见，饮食趋于多样化，食物中所含的动物蛋白质越加丰富。这些变化与其它因素一起，使人类体格更高大强壮。当然，与以上因素所导致的医疗和卫生受益不同，营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习惯、口味和收入状况。迄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加利波利遭遇英国远征军的土耳其人惊奇地发现，吃牛排、羊肉长大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人与英国磨坊、城镇里长大的矮小青年身材之高下迥然不同。任何关注从穷国迁往富国的移民状况的人都会发现，移民的后代比他们的父母高大、健壮了。

由于以上进步，人的寿命大大延长，而且贫富之间差别缩小了。成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不再是感染（特别是胃肠感染），而是老年人各种销蚀性疾病。富有的工业国家向全民提供医疗保障，因而收效最为显著，甚至某些较贫穷的国家也取得了重大进步。

医疗卫生的进步说明了一个更为普遍的现象：将科学和知识应用于技术，会取得回报。它使我们有理由对当前和未来一些问题的解决抱有希望，并鼓励我们追求幻想中的生命的永恒，甚或永远年轻。

然而，从科学基础的现实来看，这些幻想不过是富人和幸运儿的梦想。知识收益的分布未达均衡，即使富国内部也是如此。

引　　言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平等和多样性的世界里。这个世界上的国家粗略地分为三种类型：有些国家的国民不惜花费巨资来减肥；有些国家的国民仅能维持生计；有些国家的居民则食不果腹，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与这些差别相关的是这些国家在发病率和寿命长短方面的巨大差异。富国居民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往往为年老神衰而发愁，他们健身以保持体型，与胆固醇作斗争，通过电视、电话和游戏消磨时光，用诸如“金色年华”或“人生第三黄金年代”的隽语安慰着自己。“年轻”是美好的，而“年老”成为不受欢迎和成问题的字眼。与此同时，穷国的居民却在挣扎中求生。他们无需为胆固醇或肥胖担忧，部分由于衣食无着，部分由于早年夭亡。他们力求安度晚年，如果他们活得到老年之际，子孙们会孝敬老人。

过去，世界分为两大权力集团：“东方”和“西方”。现在，这种划分已不复存在。人类现在面临的巨大挑战与威胁是因贫富不均而导致的财富和健康方面的差距。它们常被称为“北方”和“南方”，这种划分主要是地理上的。但一个更精确的划分是“西方国家”与“其它国家”，因为这一划分标准也是历史性的。这正是在第三个千年的世界我们所面临的最大课题和危险。与之相关的惟一迫在眉睫的忧虑是环境的恶化。这两个问题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其实是一个问题。因为财富不仅带动消费，也带来污染；不仅促进生产，也引起破坏。随着产出和收入的增长，污染和破坏也急剧增加，正是它们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空间。

贫富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其间存在着什么问题呢？概言之，最富有的工业化国家（如瑞士）和最贫穷的非工业国（如莫桑比克）相比，人均收入之比是 400:1，而在 250 年之前，最富和最穷国家的人均收入之比大约是 5:1；欧洲与东亚或南亚（中国或印度）的人均收入之比约为 1.5:1 或 2:1。^③

今天，这一差距仍在增大吗？就贫富两极而言，确然如此。

有的国家不仅是“不增长”，而是相对甚或绝对地更贫穷了；有的国家不过仅能维持现状；有的则奋起直追。为了我们和他国的利益，我们富国的任务是帮助穷国人民变得富有和健康。如果我们做不到，它们仍会企求得到它们制造不了的东西，而如果不能通过出口商品获益，它们就会输出人口。简言之，财富的吸引力是不可抗拒的，而贫穷则是有引爆危险的潜在污染源。既然不能与世隔绝，那么，从长远看，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则依赖于他国的富足。

贫穷者应如何着手？我们如何提供帮助？这正是本书力图为答案作出贡献的问题。我着重于“贡献”一词。没有人能提供一个简单的答案，而所有包治百病的建议不过等同于千年之梦想。

我计划从历史角度研究这些问题。这是因为，我从专业和气质上来说是一个历史学者。而研究这样的难题，从自己确知、自己能做得最好的角度出发，是最明智之举。同时，理解这一问题的最佳途径是探讨现状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为什么富国如此富有？为什么穷国如此贫弱？为什么欧洲（西方）在世界的变化中一路领先。

历史的研究方法并不能确保提供一种答案。另一些人思考过这些问题，并提出了多种解释。他们大多分属两个学派。一派把西方的富有和支配地位看做是善对恶的胜利，他们认为欧洲人举止优雅，组织良好，勤苦劳作，而别的人则疏忽大意，夜郎自大，懒怠成性，愚昧落后，迷信不智。另一派的观点则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欧洲人侵略成性，冷酷无情，贪婪，寡廉鲜耻，伪善；别的人则快乐无邪、天真而虚弱；他们无奈地面对侵略，终成牺牲品。我们认为，这两种善恶绝对分明的看法都含有真理的因素，但都有意识形态上的虚妄。真实情形往往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第三种流派则认为，“西方—其它”的二分法是根本错误的。

引　　言

在世界历史的洪流中，其它国家早期曾取得重大成就，欧洲不过是一位后来者和免费搭车者罢了。这种说法显然有违历史事实。历史记载表明，近千年 来，欧洲（西方）一直是发展和现代化的首要推动者。

还有一个道德问题。有些人认为，欧洲中心论对我们来说是不好的，对世界来说更是不好，应予避免。这些人是该这样做。但对我来说，相对于善心而言，我更钟爱事实。我对自己的观点深信不疑。

注释

1. “Illogic of Neo – Marxian Doctrine” 一文，第 107 页。

2. Wilson, *Rothschild* 一书，第 102 页。

3. 此处主要参阅 Paul Bairoch, “Ecarts internationaux des niveaux de vie avant la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一文，载于 *Annales :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34, 1 (Jan. – Feb. 1979), 145—171，并略作删改。如按实际标准（“人均购买力平价”）计算，两者之间的“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为 80:1。参见 Ram, “Tropics and Human Development”, P.1.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6。

目 录

(1) 引 言

- | | | |
|-------|--------|------------------|
| (1) | 第 1 章 | 大自然的不平等 |
| (21) | 第 2 章 | 对地理的回应：欧洲与中国 |
| (37) | 第 3 章 | 欧洲例外论：独特的发展道路 |
| (59) | 第 4 章 | 发明的发明 |
| (81) | 第 5 章 | 地理大发现 |
| (107) | 第 6 章 | 东进喽！ |
| (125) | 第 7 章 | 从地理大发现到帝国的建立 |
| (145) | 第 8 章 | 又苦又甜的岛屿 |
| (163) | 第 9 章 | 东方的帝国 |
| (179) | 第 10 章 | 为了爱财之心 |
| (197) | 第 11 章 | 大财源 |
| (225) | 第 12 章 | 胜利者与失败者：帝国之资产负债表 |
| (253) | 第 13 章 | 工业革命的性质 |
| (275) | 第 14 章 | 为什么是欧洲？为什么在那时？ |
| (295) | 第 15 章 | 英国和别的国家 |
| (321) | 第 16 章 | 追赶上英格兰 |

- (357) 第 17 章 要有钱才能赚钱
- (383) 第 18 章 知识的财富
- (407) 第 19 章 边远地区
- (435) 第 20 章 南美洲的道路
- (471) 第 21 章 天朝帝国：停滞与倒退
- (493) 第 22 章 日本：后来者应居上
- (521) 第 23 章 明治维新
- (551) 第 24 章 历史出错了？
- (595) 第 25 章 帝国与帝国之后
- (627) 第 26 章 失去领先地位
- (663) 第 27 章 赢家和……
- (697) 第 28 章 输家
- (725) 第 29 章 我们是怎样来到这里？我们正走向何方？
- (744) 译后记

像生活一样，大自然是不平等的，有自己的偏好；进一步说，大自然的不平等是难以消除的。从产值和人均收入来看，富国位于温带，特别是北半球的温带；穷国则位于热带和亚热带。

第 1 章

大 自 然 的 不 平 等

地理学处境艰难。在小学读书时，我就要阅读和观察地图，甚至凭借记忆把它们描绘出来。早在“多元文化主义”一词被创造出来以前，我们就通过学习了解到了陌生的地方、未曾接触过的民族和奇特的风俗习惯。同时，在更高得多的层次上，经济地理和文化地理学派林立。在法国，任何人在研究地区历史以前，必须首先弄明白生活和社会活动的物质条件，以备研究之用^①。在美国，埃尔斯沃思·亨廷顿及其门徒研究了地理特别是气候影响人类发展的途径。

尽管亨廷顿的研究有独到之处，而且非常有用，但他却使地理学得到了坏名声。^②他走得太远了。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的联系给他留下的印象如此之深刻，以至于他把自然影响乃至文化影响都归因于地理。最终，他按照气候的差别划分文明的高下，并且将最佳文明——即他认为是最好的文明——归因于有利的气候。亨廷顿在耶鲁大学任教，

第1章 大自然的不平等

所以他相信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的气候是世界上最清爽宜人的，这并非巧合。真是幸运儿。他认为，自此以下，境况逐渐下降，而有色人种所在地区则接近于最底层或处于最底层。

然而，在表述这些观点时，亨廷顿不过是在回应着伦理地理学的传统。哲学家很容易把自然环境与人类气质联系起来（以及冷热之间、冷静沉思和热情洋溢之间的明显对比）。19世纪人类学的初期研究假定，地理影响着美德与智慧的分布，而提出这种观点的学者本人所在的群体则是美德与智慧的最富集之处。^③今天看来，事情有时却是另一番情景，非洲裔美国人的神话制造者认为“太阳人”是快乐的和富有创造力的，而“冰人”则是冷酷和没有人性。

在喜欢用人种学的观点确定行为与性格的知识界，这种自得的分析或许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当人们越来越理智、并反对令人讨厌的群体对比时，这种分析方法失去了信誉，不再被人们接受。地理学也跟着倒了霉。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哈佛大学撤销地理系时，除因之而被解雇者之外，几乎没有反对的声音。^④随之，一系列名校——密歇根大学、西北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也取消了地理系，同样也未遭遇严重抗议。

以上做法在美国高等教育中是史无前例的，确实反映了地理学领域的学术弱点：缺乏理论根基，包罗万象的机会主义（婉转而言是普遍的开放主义），人文地理学特有的“轻易”。然而，这些批评背后，隐含着对某些结果的不满。地理学沾上了种族主义的痕迹，人们惟恐避之不及。

然而，如果“种族主义”意味着个人行为举止与群体——特别是某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群体——成员身份的好坏联系，那么，

* 耶鲁大学所在地。——译注

没有任何学科或课题比地理学更少有种族主义特色。因为，我们关注的这一学科是研究环境的影响，并不探讨群体引起的特征。气温、降水量及其时间分布或者地形，这些都是自然现象，不应有人因之而受到赞扬或谴责。

尽管如此，地理学仍然散发着异端邪说的气味。这是为什么？其他学科也曾经传播胡言蜚语，或夸大其辞，但并未受到如此的藐视和毁谤，也许那仅仅源于疏忽！我个人以为，地理学虽然不该声誉受损，却也丧失了声誉，这是由其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它告诉我们一个令人不愉快的真理，即：像生活一样，大自然是不平等的，有自己的偏好；进一步说，大自然的不平等是难以消除的。像我们这样的文明有着追求优胜的动力，并不希望自己的愿望被挫败，不赞成令人气馁的言辞。然而，在地理学中，这种字眼俯拾皆是。^⑤

简言之，地理学带给人们的是坏消息，而人人都知道，报坏消息者会有什么遭遇。正如一位从事实践工作的人所言：“与其他学科不同……研究者要为结果负责。就像有人希望在阳光普照的时候到海滩上去，天气预报员若没有准确预报太阳是否出现，即应负责一样。”^⑥

然而，我们并非否定一切的智者。从关于产值和人均收入的世界地图上可以看出，富国位于温带，特别是北半球的温带；穷国则位于热带和亚热带。正如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研究农业经济时所说，“（如果）把赤道南北两三千英里宽的地带隔开，就会发现，这一地带内没有一个发达国家……这里生活水平低，人们的寿命短暂。”^⑦保罗·斯特里滕简略提到人们直觉地反对坏消息的态度：

或许最突出的一个事实是，不发达国家大都位于热带和亚热带，在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之间。新近的著书

立说者多半粉饰这一事实，他们认为这多是偶然因素所致。它反映了我们在研究发展问题时持有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的偏见，不愿意承认今日穷国所面临的基础条件与较富国家工业化前时期的环境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别。^⑧

确实，地理只是起作用的因素之一。有些学者还抱怨技术和发展了技术的富国，谴责说：正是技术和富国发明了适合温带的方法，导致富有潜力的热带沃土处于休耕状态。另一些学者则谴责殖民列强使赤道社会陷入混乱，从而丧失了对环境的控制。例如，奴隶贸易导致大批人口流失，大片地区荒无人烟，回复为丛林，从而导致采采蝇^{*}泛滥和锥虫病（睡眠症）流行。在这个问题上，多数学者宁愿采取沉默姿态。

我们必须避免简单化。历史学家不能为了取悦当今而抹杀或改写历史；而经济学家若提出不论早晚所有国家都会发展的假设，就必须随时准备面对错误带来的难堪。^⑨在当今热带医学和高科技的时代，不管一个人如何评述地理限制作用的下降，它的影响并没有消失，虽然昔日的作用更大。世界从来不是公平的竞技场，无论做什么都要付出代价。

我们将先谈环境简单而直接的影响，而后论述较为复杂和间接的联系。

首先从气候谈起。世界的温度和温度模式多种多样，反映出所在位置、海拔和阳光倾斜度的不同。这些不同直接影响了所有生物的活动规律：在北半球的寒冬，许多动物只得蜷伏冬眠；在炎热、寸草不生的沙漠，蜥蜴和蛇则在岩石或地表下纳凉（这正

* 产于非洲的一种蝇科吸血昆虫，亦称舌蝇，传播非洲锥虫病等。——译注